



行水金鑑

百十六
百二十

ル 5
1174
15



門九 5
1174
卷 15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十六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課軍務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正級傅澤洪錄

運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卯工部管河郎中歐陽烈奏水樂店河口及各堤岸衝決乞加補塞衛河自臨清抵直沽止有三減水閘乞於德州以北增修減水石壩一座仍於沿河築攔水月堤以護河岸并將天津等衛軍補淺夫審編正副逐堤編巡修補工部議覆從之

明世宗實錄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畧云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

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邨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修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備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勝國之所忍於民人也奈何今日亦忍於民人哉河運之費費

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

又奚惜哉

河防權 蒼菴云公治河山東全河備考云嘉靖十六年任二十四年復任則是兩任總河矣題名記不知作於何年其意念仁矣潘公摘其語以示後人見海運之害若必思有以佐河運之窮莫若萬表言自淮入渦河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此策勝於海運多矣萬表說在前卷

于湛字瑩中金壇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會黃河徙運道艱阻遷總督河道鑿野雞河九十餘里以達運河乞終養服除起戶部右侍郎撫治鄖陽卒賜祭葬祀鄉賢

江南通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七月辛未戶兵二部議覆巡倉御史阮鶚疏陳漕運事宜一天津以北河道宜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親詣淺所疏濬一天津一帶河道宜分

屬巡倉御史管理一河西務起至石土二壩宜刻立水
則淺深其起剝多寡可坐而定議入從之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己未工科右給事中李
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畧謂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
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
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
副使王獻憫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
不通嘗按元遺跡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
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湖以濟水道見
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底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
倉直底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

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
可引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
三十餘里元人用工以開其二今之用工當任其一此
皆彰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亟為
修舉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報可

明世宗實錄

是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塞之

北河續記

連鑛字伯金永年人嘉靖丙戌進士辛亥歷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奉敕總理河道是歲澍雨運堤衝潰阻
後幫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趨邳極力疏通至十一
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張秋濟寧地高而水

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蒲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泛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識者皆以為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挑浚新莊等閘以為來春運地壬子上命以原職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即過淮矣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浚黃河下流使循故道公始至淮實漲水殘傷之後蕭徐邳宿匯為巨川百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振

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出則示有司給牛種勸樹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去之日疾作於途卒於家

郭鑿作連公神道碑

陳茂禮字履卿慈谿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阻塞言官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憂徐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歷膠萊觀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礦既難開鑿而絕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餘丈不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逆觀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大司農金

錢以億萬計

兩浙名賢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戌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條陳治河事宜一酌挑濬之法以濟新運謂徐州以上河道淤塞宜借撥驛遞夫役及山東河南淮揚羨餘銀兩以助河工一開新河之利以備非常謂自膠州由新河以達滄州僅百七十里中間不通者惟分水嶺十五里耳宜疏鑿新河以省漕運之費工部請下所司勘處報可 十二月辛丑漕河工完詔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曾鈞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視職如故仍令禮部祭告河神

明世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則分六股為大溜溝小

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為龍溝毋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丁巳議開膠萊新河遣雲南道監察御史何廷鈺賫敕視之 五月戊午巡按山西御史宋儀望請疏桑乾河通宣大糧餉言桑乾河發源於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眾水東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之為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踰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

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便漕有明徵矣時朝廷新行空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謀所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儀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虜詔會工部計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請俟詳勘舉行遂報罷 六月壬申詔復設管河郎中一員於江南既而罷之初漕運侍郎鄭曉奏糧船過淮愆期皆坐鎮江以南內河淤阻之故乞特遣一部臣督帥有司疏通河道章下工部議以為便從之吏部因言江南舊有水利郎中一員兼管鎮江運道後因權輕不便鈐轄乃以其事專責之巡撫

今復設部官他日又將以為不便矣上曰管河郎中既有前旨裁革罷勿遣其經理河道事宜仍責成巡撫如故 七月丙午以久雨通惠河水溢命有司修築閘壩

堤岸

明世宗實錄 宋儀望請開桑乾時司馬聶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司空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兩人意見之不同如此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酉朔罷開膠萊河議先是御史何廷鈺請疏濬新河詔遣廷鈺往會山東撫按官勘報至是言膠萊新河一帶係元人已開故道特因馬家壕南北長四里內有石岡難鑿而止前海道副使王獻曾鳩工聚財焚以烈火鑿通此濠隨於分水嶺南北河道併力挑濬設立閘座八處工已十之三四尋以本官遷去工竟未就即今此濠舊迹猶存特兩岸沙土

日久頽下遂致淤塞挑濬亦不甚難至於分水嶺地本高阜故白河之水至此分流然度其地勢終不甚峻今在南者為積沙所淤水惟北流若加開濬深廣中間雖有碶礅灘諸石亦是人力可施司道諸臣稱舊估二百七十餘萬恐必有增減其委官通判羅士賢等所估亦稱一百六十萬兩臣雖心計不足竊欲估如士賢所擬數三分之歲給一分年終總挈工費幾何而次歲固可定矣其通海一節則中間地勢既高若必使兩潮兩接須濬深及八九丈恐海濱之地鑿下數尺水泉溢出人無所置足勢必難成而所費真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意引河添設上下閘座疏理各處泉源隨宜因勢而為

之雖未免重費而視鑿通兩河猶為稍省第現河之流不雨即涸而白河其流亦微遇夏秋水泛則二河自合而沙恒多其膠河無沙視現白河源亦稍盛顧又在分嶺以北不達於南張魯河雖無源而中有泉亦必從東都泊之地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沽河水勢大而沙尤多若於吳家口閘之下因小派而引之可以濟南行之水但恐沙隨水走河益深淤蓋新河原係人力所開南北俱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泛不甚衝決而水因潮逆則沙雖隨水泛而流亦因水緩而停必須歲歲挑浚而後可此司道諸臣所慮泉源不足者臣意於疏理之時廣加尋引而於王副使所設八閘如

陳村楊圈已損壞者興而葺之其餘完存者添而修之
及膠河等處之口亦添設小閘大約共計大小十三四
座所增既密啟閉以時自足濟用若猶慮水微閘小不
足恃則如委官築壩之說亦可儲蓄不洩諸臣乃復慮
山水驟發衝激之虞及出入河海船隻搬剝慮患計費
至此可謂纖悉無遺矣至於南北兩海臣備查博訪知
之頗悉在北者無風可以篙行南自淮安海口由雲梯
關至馬家濠風便不過三四日之程中有鶯遊山可以
灣避又沿海崖一路係行鹽地方少加疏達而行尤為
穩便且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深廣為
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為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

者如諸臣之慮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不
窮兼之此時南北兵革未寧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
役今且暫停此役一興雖假以三年之從容亦須每歲
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詘乏之時何從出辦又
況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剝必
須多造船隻費益無所出東土窮荒公私俱竭此河若
開又必循會通河設官編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
愈增虧損此則又當相時審力而處之者也乞下工部
酌其行止焉得旨報罷 丙子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都
御史楊博疏請開密雲白河以濟糧運於楊莊地方築
塞新口使白河之故道疏通與海潮之水合而為一仍

於密雲城西修築泊岸以防城墉崩塌之患從之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為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

洪明會典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先是巡撫遼東都御史侯汝諒以遼東大饑議開山東之登萊北直隸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陽部臣以海道迂險行令覆勘既而汝諒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沱桑陀美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

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約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石委官督發至天津通河等處招商販運仍令彼此覺察不許夾帶私貨下戶部議覆據勘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當如議行第造船止須一百艘令與彼中島船相兼載運其登萊海道姑勿輕議以啟後患從之

明世宗實錄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王廷奏畧曰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建議請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河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為四水櫃水櫃即湖也非湖之外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六
六
建閘壩以時啓閉故問刑條例一款凡故決盜決山
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
爲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邊衛各充軍此見
在條例可考仰測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蠲
以與民以取征賦之入哉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
於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
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
巡歷泰安寧陽等處竊見漕河所資止泰山諸泉自
新泰萊蕪等縣經流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
諸泉之委匯也然諸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
盛不雨則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小

非有閘座以時蓄洩則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
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級之間如置水堂坳之上
舟膠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濟緯挽即進
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
者誠有見於此耳計今一百六七年爲國家久長
之利豈其微哉今四湖俱在而昭陽湖因先年黃河
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二湖不知何
時被人盜決盜種認納籽粒以致河乾水少民又於
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以免淹漫遂致運道枯澀漕
輓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以黃河南徙兩洪水澀
其時在朝諸臣講海運則迷失其故道修膠萊河又

徒費而不成上厯皇上宵旰之憂敕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視漕河并爲經理以旂至此訪究弊源建議修復官河築堤岸建水門閘座以圖永久素嘗盜種盜決之民盡行問遣驅逐不許佃種以啟弊端題奏欽依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自官湖議復後而東平汶上之民垂涎湖地何嘗一日忘情哉今據各官開報之數湖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非不可以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巨方不可開且小民奸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國法頃者議復官湖已嘗懲創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佃種辦籽粒則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水發入湖恐傷

禾稼必盡決堤防以滿其望是所名水櫃者將來爲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漕河何所賴哉今山東地方鄒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即東平汶上之間拋荒地土不知幾千百萬頃即安山湖外荒地亦不知幾千百頃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就此者以民田納糧養馬當差寧拋荒而不顧湖地止認納籽粒更無別差期必種而後已况未必皆貧困之民也昔東平民曾以安山湖地投獻德府隱占地畝莫能誰何後被查出方歸於湖且安山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其辦納籽粒保全河堤耶今據郎中汪泓主事陳南金

嘉靖三十六年任並見山東全河備考

召納過人數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六
計算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百兩有奇若盡湖
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
每年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於京師者又不
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儲與邊餉孰
重孰輕此不較而知也萬一河水告竭漕河失利臣
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其為費又不知其幾往年山東
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即議費銀六十萬兩又未必其
能成也今之欲種河地者乃倡為水入而不能出之
說臣近親歷各湖湖高於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
借各河之水以濟河漕況各湖原設水車各三百五
十輛若遇盛旱亦令車水以濟奚謂入而不出乎臣

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謠湖櫃之設不但漕河有利而
庶民亦有賴焉蓋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水發俱
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
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而水既
入湖湖外皆納糧民田也若堤防稍廢則水將漫衍
淹沒而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又成巨浸矣是所
利者止數百家而所害者將幾千百萬家及數州縣
也事有名譽法有啓奸不尤可慮乎此就其害於下
者言之耳若湖廢河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
大又不可不深慮也

北河續記

山東水櫃原以蓄洩濟運遇有淤淺即當開浚深通

復其舊界無如濱水之民貪利占佃庸吏槩令陞科水櫃盡變民田以致潦則水無所歸汎濫為災旱則水無所積運河龜拆大為公私之害不獨山東為然如淮北之射陽湖江南之開家湖皆水櫃也今盡行陞科蓄洩無繇官民交因為水官者有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則陞科不可行歟曰陞科原為朝廷增賦才吏之所為也而於濟運之處獨不可明成化中杜謙以工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復水櫃導泉源修閘壩河乃復舊此十五字誠為治河司運者之要訣矣匪但水櫃即黃河淤灘亦不可陞科昔高御史明曰河徙無常稅糧不改

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額民何以堪旨哉言乎或曰然則將聽其棄為汙萊歟曰此又不可不若仍為官地責令汎官廣植榆柳蘆葦之類歲收其材以為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陞科之法斷不可行於兩河之間其為利甚小而其為害甚大也

鄭元慶今水學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壬辰大同巡撫李文進奏大同邊儲缺乏米價翔貴乞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大同縣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計程七百二十七里陸運二節計程八十八里總該造船二百六十九隻置羸三百五十頭夫役一千三百四十餘人官十九員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日久大通貿易寢

廣公私俱利又盧溝迤南達天津另造淺船運米百石者改小灘兌運由天津逕達蘆溝橋務里村交兌尤為省便仍乞倣通惠事例於務里村青白口等八處建公解倉廩以備撥運堆積工部議覆本河不係長河泛溢則迅激難制乾涸則一葦不通又多山石阻礙每議輒止今撫臣既有成畫當令如議舉行如有窒碍亦當從實奏罷上從部議

明世宗實錄

徐九思貴溪人歷工部郎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為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河溢則有所洩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為永利

遷高州知府

明史稿

嘉靖四十三年高郵河堤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河勢薄不至噬多樹木隔以板芟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於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橐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堤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塵石塊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即潰

湧幢小品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七
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
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
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湮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漕
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為運
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
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
夫九萬餘八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明紀事本末
是年總河朱衡奏畧臣初至沛縣乘舟徧歷黃水無
處不漫獨南陽河口直抵留城一帶黃水少浸先年
曾挑間類河形臣於彼時竊已在念猶冀水消工畢
再行詳勘處理詎意運河漫水未消黃河又難分導

則於此地應亟勘理臣即與河道都御史孫慎漕運
都御史馬森山東巡撫戶部左侍郎霍冀河南巡撫
戶部右侍郎遲鳳翔又委郎中程道東主事李汶吳
善言王纘宗副使梁夢龍徐節張任胡湧叅政熊桴
僉事劉贄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相勘隨據道東等
呈稱遵依踏勘南陽閘起至留城一帶新河計一百
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先年曾挑間類河形須加創挑
方可成河隨委鄒縣知縣章時鸞濟寧衛指揮李肇
芳等即日帶領吏書及慣熟知地人等勘得上自南
陽閘起至新莊橋六十里下自滿家橋起至留城四
十里中段新莊橋至滿家橋四十里尚未成河合用

人工挑挖方可通水又勘得三河口沙河一道每年山水大發應築壩堵塞為防水患東有薛河中有趕牛溝上自山東滕縣關橋諸泉發源水向西行出金溝今議於兩岸築壩二道引水入河接濟共算挑土三十四萬九百一十方該用夫六十八萬一千八百二十工又勘得地形北高南下水易傾洩合於沙河兩崖等處建閘六座修築兩崖堤岸及打壩補塞缺口為照國家重務莫切於漕運妨運莫重於黃水黃水之性湍激浩蕩難以禦治即或治之而工費不貲况其變遷無常屢為運害如嘉靖六年決於沛縣十三年決於魚臺縣皆旋挑旋淤迄無成績今歲黃水

復決徐沛汎溢運河淤連百里至今水尚未消工難措手驚惕於中莫知為計蒙委徧歷踏勘看得此地兩岸形高土俱堅實三十餘年黃水不侵雖今歲水勢瀰漫亦未侵及況河路徑直挽輸更便成功以後可保無虞實天留此以貽國家億萬年通漕之利者也臣看得黃河上源既難分導水勢散漫不能施工雖河坡之水暫藉行舟然乾涸無常終不可恃來歲糧運實切隱憂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所據勘議開通新河以便轉漕委宜亟處臣即與河道都御史等前往南陽留城一帶看得此處地遠黃水可免侵淤人力堪施開挑成河不惟近可以濟來歲之運而又遠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七
可以垂無疆之休此實我皇上至德潛孚精誠昭格
天啟其機地顯其靈載觀人情僉謀允協臣願督率
羣工於此効力務期一勞永逸少申微臣體國之念
以仰答皇上知遇之恩

北河續記

舊河自南越沛縣上中下沽頭等閘處今淤平是年
黃河水異常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濫自沙河至
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
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
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
或橫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

達徐

南河全考

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六十餘丈
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閘至
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赤徑衝魯
村淺西岸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
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為工部尚書往治
河衡議開南陽口至留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
留城口至白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
奇粟三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濬自南
陽口至仲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
二十餘里微淺澀是年六月黃河水發遂決長堤二
百餘丈其所挑舊河與沽頭閘數里復淤百中橋至

留城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及留城至白洋淺
運河仍淤言官復劾奏

通漕類編

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嘉靖甲午舉於鄉知鄒縣時
河淤漕阻天子遣尚書朱公衡經理其事令沿河官
集議公首創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論功升兗州
同知仍管河務隆慶六年九月用給事中雒遵薦陞
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築黃河南堤往來相視不避風
雨舟居經年遂中濕以病乞歸

陳願正撰章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何
起鳴往勘河工時尚書朱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
堤於呂孟等湖以防隕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獨以為

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不如濬留城故道由是與衡
有隙衡持前疏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用重法
繩之時浮議籍籍有謂衡違衆自用故興難成之役以
要功者有謂衡擅用腰斬截髮之刑致死萬餘人者給
事中鄭欽信之上疏言狀工部覆非常之功怨謗易起
請遣官勘視問新河與舊河孰便然後議衡功罪報可
三月己未詔開新河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奉詔至
沛縣勘河工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
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等處然以不貲之財而投
之於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
為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餘里褰裳無路十萬

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濬四也夏秋潰潦大降濬後難保不淤五也新河內多舊堤高埠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舊河爲省且可遠將來潰決之患故尚書朱衡任其必可開開成運道必利而議者見謂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北十六七里地高恐難接水然地勢北高南低大約止深二丈一照水平加深夫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積沙深厚水勢湍急不無滯阻然旣建壩攔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淺如例夫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堤五里微山取土不便又水口投埽勢必不堅恐難經久然此亦在委任得人培築高厚無必不可措力之理臣又觀居民

之情在新河者則稱新河可開在舊河者則執舊河可復皆爲市廛之私非爲國家運道計也夫天下之事勢窮則變變則通沛縣河患至此極矣往時舊河淤塞未深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黃水異常伏漕無日尚可溺於人情安土而不爲通變之謀哉故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宜如衡言開新河而不全棄舊河宜如季馴言疏入下工部會廷臣議俱合上意乃決詔勒限開新河仍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 七月戊午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諸軍永平自庚戌邊患後燕河石門二路所增主客兵餉歲計三十萬石有餘而該郡土壤歲收不給稍稍水旱水陸絕無商販全恃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七
六
完運前巡撫都御史溫景葵遂倡通漕之議會以疾去
詔繼任都御史耿隨朝勘奏及是勘上該郡有青灤二
河清河爲工鉅不可開灤河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
五十四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至天津衛四百二
十六里悉並岸行舟中間開洋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
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流遇風可以引避宜於紀各莊
修建倉廩自天津漕粟於此卸囤轉載小舟由灤河達
之永平永豐倉力半功倍可爲左輔永利部覆報可自
是每歲通漕省國帑十二灤東諸邑漸稱饒阜云九
月庚戌新河工成工科都給事中王元春以新河未通
劾奏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朱衡倖功欲速無爲國計長

久意宜罷黜因請訪求元人海運故道初衡議開新河
自南陽至留城凡一百九十四里有奇八月間工垂成
矣祇餘十餘里未通值黃河暴漲堤岸有潰決者於是
朝議紛紛謂新河必不可成元春及給事中何起鳴御
史黃襄等咸請亟罷衡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者至是亦
自變其說疏俱下部覆而衡與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
新河工告成言大幫運由境山進河過薛河至南陽出
口隨處河水通滿堤岸坦平並無閼阻於是羣蹏寂然
吏工二部乃覆諸臣疏謂河工既有成績衡宜留用令
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十月己未詔濬
豐潤縣環香河轉運太平等寨軍餉從順天巡按御史

鮑承蔭奏也河濬自成化間設豐盈倉於該縣舟運粟
十萬餘石貯之以便東路官軍支給倉廩及所設官攢
具存乃河道堙廢舟楫不通久矣近歲薊鎮警報日棘
其太平寨一路主客兵餉俱赴薊州關領如喜峯三屯
等處遠者至四五百里公私俱稱不便承蔭乃查復舊
河運道仍於北徐莊張官屯鴉鴻橋設三閘以瀦水云

明世宗實錄

公念新渠在昭陽湖之東河即橫決得湖而止勢必
不來規以為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書
畫公廬於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書六月
正午去蓋立堤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

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其時役夫多疾公親行其中
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戴其恩義有流涕者聚眾
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堤
市人以渠他徙賈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上命都諫
何公起鳴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
渠成萬艘流通頌聲大著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
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公而龍馭上升矣穆廟登極
晉太子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漕河事宜又閱歲河
渠大備屬大司空缺召還掌部事

于慎行撰鎮山朱公行狀
衡字士平萬安人嘉靖壬辰

進士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辛未吏科給事中何起鳴言按

會典沿河開壩每三處設御史一員主僭運今宜復國
初之舊於南直隸浙江杭嘉湖添差御史一員給之敕
書令其專理漕運其濟寧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
史帶管者并以委之鹽兌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
則巡歷徐州以北此河道漕運可兼攝而並舉者也戶
部覆奏從之 四月丁未工部覆御史李惟觀奏言城
河開壩工程宜定為規制三歲一舉用省積久浩大之
費廣源青龍二閘相去密邇宜令閘官兼攝并太原派
閘夫之一從之 五月己未河工成先是黃河決新集
龐家屯等處汎濫徐沛間故道沮洳不可復浚尚書朱
衡議從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及東南至留城凡一百四

十一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鑿河形在焉又其地高阜
黃河即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鑿舊渠因深廣之引鮎
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
堤過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
又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為堤
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三十里已而鑿黃家
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
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由是運道遂通
癸亥總河尚書朱衡言河工告成宜分官督理黃河
上自曹縣直抵豐縣堤界新河自南陽起至宋家口可
屬之山東驛傳道自宋家口而南及黃河自豐縣堤界

而南可屬之徐州兵備道其預防黃河繕理新河事宜皆聽計畫合用夫力黃河得調閘溜淺夫新河得調曹單等縣堤夫互相協助其扣貯山東漕河徭夫工食及河道銀兩有事許呈請支費諸管河官員悉聽二道委用又請於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修埽臺以防秋水衝決之患其工費於兩淮工本銀及山東河南料價支給上皆從之 詔運船過臨清免其帶磚以漕軍重困也

甲子總理河道尚書朱衡條議新河應舉事宜一改移官夫議以舊河謝溝等八閘官夫改撥新河留城馬家橋滿家橋夏村宋家口楊莊西柳莊西馬家口八閘應役其沛縣宋家口北入山東界中宜割屬濟寧主事滕

縣西柳莊南入直隸界中宜割屬沽頭主事各提調允管以便約束一建設堤夫議以新河南自留城至佃戶屯北自南陽至新莊橋新築堤岸及三河口壩堰俱建鋪設夫防護修理即以舊河堤夫充役一查復淺夫議以三河口及留城以南至梁山皆有沙淺其淺夫除防守堤壩外俱應留用仍如南旺事例三年兩挑與南河徭夫并力開濬一改移驛遞議移沛縣泗亭驛遞運所於三河口山東河橋驛谷亭遞運所於南陽沛縣夫廠於河口令豐蕭等縣協濟如故一分定職掌議自宋家口以南至白洋淺屬南河郎中督理自宋家口以北屬北河郎中督理各州縣掌印管河等官悉聽察舉其沽

頭分司移建夏村徐州沛縣魚臺管河官移駐瀕河以便巡視一申明漕規議令徐淮臨德管倉主事嚴限催督運船查革私載遷延希圖寄囤等弊一蠲免稅糧議新河獨山等處水占地土免其租稅及南陽一帶積水之地立法瀦水以濟運道上皆從之 癸未修理普濟閘以河水衝溢也 六月乙酉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決漂沒運船數百隻人民溺死無算 乙未修理河西務馬營道口等處堤岸以水災衝決也 丙申叙治河功加工部尚書朱衡太子少保仍陞俸一級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爲右副都御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候四品京堂缺推用先後經理河道漕運都御

史馬森霍冀遲鳳翔張瀚孫慎冀練洪朝選孟養性先後巡按御史尚德恒蘇朝宗韓君恩孫丕揚孫以仁李文續管河郎中程道東員外郎游季勳主事陳楠李承緒吳善言副使徐節原任參政熊桴副使梁夢龍胡湧郎中李文等主事唐練等各賚銀幣有差 丙午御史劉翹奏北直隸武清縣等處山東汶上縣等處水災異常壞漕河堤岸橋閘及民間廬舍田禾甚衆請下撫按官查勘蠲賑章下所司 八月癸未朔工科左給事中吳時來言臣屬者從漕河來睹記治河之事弊在議論繁而要實未審也其甚者惟新河三難之說臣請得而解之夫黃河運河故道難復無論已乃今新河以三難

稱者豈不以馬家橋易淺沙河易淤薛河易衝為患哉
臣以為此患在委耳源之不通委將安屬故治源者急
也夫新河與青原山至近也而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
水注焉以一堤而捍羣流又當大山瀉下之勢與素號
潴水之區能保其不潰乎故疏濬分殺之謀宜豫也夏
村迤邐數十里地勢居高必導水於薛河非開支河引
薛河上流以分其派及三河口鮎魚泉諸地鑿口築堤
益以啟閉之閘能免衝決淤塞之虞乎故蓄洩之計宜
慎也願自今以河渠事命憲臣一人與藩臬之佐一人
專之罷濟沽南旺部臣之分理者上然其言命尚書朱
衡計處以聞 甲申南京工科給事中張應治等言近

日三河口之決以新渠地高不能受汶泗滕薛諸水故
一遇霖雨至於潰溢而工部尚書朱衡故多大言功不
補患昔既棄彼三河而為大河波及之區今又穴此一
溝而萃全兗合流之水咎有所歸宜加罰治得旨降衡
俸一級仍令悉心經理以圖後效 十月總河尚書朱
衡請於東邵開支河三道以洩河流又於東邵之上別
開支河歷東倉橋以達百中橋鑿豸裏浦諸處為渠使
水入赤山湖繇之以歸呂孟湖下景山而去至沙河水
築壩於支河之下令水繇此以出鮎魚泉而於泉之對
河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因言楊莊南陽佃戶
屯留城諸閘或宜改建或宜修理俱必不可已之工而

有司多不得人如徐州守鄒臣督建為馬家橋閘旋就
傾圮宜重懲之上從其言下撫臣巡按御史按問且誠
治河官以實心幹理毋蹈前轍 已丑工科都給事中
馬成能言臣從新河所來相度南北地勢可慮者有三
一新河自南陽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
以平流積滯之故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
就淹沒而長堤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者也一三
河匯萬流以西注既湍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
建瓴衝擊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澇則懼衝旱則懼淺
此中流之患可慮者也一夏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
懸幾及一丈啟閉之節蓄洩為難此下流之患可慮者

也以上三患皆繇三河上下地既居高水復平行雖目
前告成宜逆為未然之備上以其疏示尚書朱衡令熟
計以聞 明穆宗實錄

按三河口在滕縣西南五十里以上源薛河沙河趕
牛溝三處之水俱由此會故謂之三河口本年三河
口復淤乃於薛河則築王家口壩牙裏溝等壩開支
河引水由呂孟湖出地洪溝於沙河則築皇輔等壩
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出滿家湖坡入南陽湖建
閘九座一名利建屬北河其珠梅以南八閘屬夏鎮
壩十三處又薛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堤三十餘
里減水閘一十四座 南河全考

明穆宗隆慶二年十月庚辰總河尚書朱衡奏言黃甫東邵宋家口王家口至豸裏溝續挑支河四處皆係納糧民地乞行履畝除豁或將昭陽湖官地及淤平舊渠償之人夫量免雜差一年又近河州縣勞役三載如山東之濟寧滕嶧魚臺滋陽鄒平陰鉅野宜分派靜德等州闊布東平等州存留米一二年而南直隸之徐邳沛三州縣亦宜寬恤部覆從之 癸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蒙詔條議四事一河工既成請悉按民田受患者獨山以南自湖陵城至回回墓薛河新改支河自王家口至呂孟湖宜設法開導使水有所歸不重為民害其二河壩堰功緒初成當倍加葺濬預為久遠之謀一寶應

湖風濤叵測往往有沉覆之虞宜如高郵康濟河故事別鑿一河以近隄民田為之使之計畝受值免其征稅一高郵康濟河故有木匣涵洞相旱澇為啟閉之節今歲久浸廢加之節年大水衝齧內外堤僅如一線宜及其未敗以次經理一徐呂二洪相距二舍事務可以兼攝宜罷徐州部使令呂梁分司總之且汰各閘官夫之虛設者工部覆奏詔如議行已而工科都給事中孫枝言比來江淮諸郡蕭然煩費不任興作即欲如詔議開寶應越河以避險阻亦當俟國用少裕徐為之圖上是

之
明穆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八
於茲矣屬者改鑿新渠舍卑就高因之遠避黃流而地形平行泉源密邇異時舊河之陡駛今皆無之是以自楊莊閘迄新店閘俱不事啟閉舟楫日行可百餘里即徐州至濟寧度不過三四日止耳而濟寧以北舊渠之水亦遂停蓄不竭故閘官與各夫徒株守河濱漫無事請如大立言罷各官之虛設者以所汰夫役儼直悉改編銀差徵解東省用儲河渠之費報可 四月丁丑總河翁大立言新河之成勝於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水南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不煩牽挽五也顧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滕沛

沮洳成湖谷亭沽頭市廛失利乃倡浮言以搖國是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於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為之積滯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為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紆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寔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為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蓄滯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堤始無虞宜大興人卒繇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引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上

從之 閏六月丁卯總河翁大立言薛河之水夙稱湍悍今盡注於郝山湖入微山湖以達於呂孟湖此尚書朱衡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為邵家嶺黃流填闕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翕納者小而反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又微山之西為馬家橋屬者草創一堤以開運道土未及堅而時為積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地可耕河堤不隕而更於馬家橋建減水閘相旱澇以為啟閉之節斯通漕之長策也上採納之九月癸酉總河翁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梁山至於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

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自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狂瀾激湍遠不相涉一也依山為堤雖有洪濤必不泛濫二也漕舟循堤而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剝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徐州洪四十五里視舊河為近驛遞夫價並可減省五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徐州募夫可併呂梁二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堤可緩費益大省八也糴穀貯食假工役以濟饑民兼節財賑荒弭盜之術九也棄舊河以為水壑即河決谷亭沛縣從鴻溝以泄徑從小浮橋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顧其難亦有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八
三
三地浜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楊山壩西當別開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渠建閘費皆不貲此其難在工費歲屬大饑而徭夫工食往往不繼待哺之民怨讟易生此其難在工食役夫二萬仍聽番休而錢糧不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程犯此三難以興十利臣固未易辦也惟上速集廷臣議之章下工部以大立議為便請行撫按及巡鹽官相度地形并議錢糧夫役以請從之 丙子山東莒州沂州郯城等處水溢從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都給事中嚴用和言淮安徐邳皆輸糧咽喉壅淤潰決運道為梗關國計不細疏濬修築之務不可不亟宜

令趙孔昭及翁大立協心共濟不得廢事失時工部覆如用和議且言淮安湖陂故有大堤往時商人決以逃稅故多水患宜及今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二臣會勘興工從之 十二月丙辰時淮河自板閘至西湖嘴開濬垂成而裏口等處復塞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以工費不給請議處錢糧因言清江一帶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家澗一帶七十餘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工部覆請以錢糧事下孔昭及河道都御史翁大立通融借助其裏口等處亟行開濬以築堰事宜及海口築塞寶應越河二事均酌議舉行從之 乙丑總理河道都御

史翁大立言治河之役宜以調撥夫役收發椿草屬部
臣計處錢糧追徵工食屬兵備令畫地責成則河工可
計日而就於是工部覆議以儀直至揚州淤淺高郵一
帶湖堤剝蝕屬淮揚兵備會同南河郎中儀真主事經
理以通濟閘內外清江浦上下淤淺屬淮揚徐州二兵
備會同南河郎中清江廠主事經理以廬鳳二府協濟
椿草錢糧役夫工食及寶應湖堤泗洲等處堤岸屬潁
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大淮兩岸沙嘴清河縣
東西河堤魚溝河以下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
理以邳州沂武二河與乾河口淤塞房村及境山黑龍
潭堤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管洪主事經理以沛

縣三鋪四鋪大堤豐縣縷水堤接華山寨飛雲橋故道
及薛河下流屬徐州兵備會同夏鎮主事經理以臨清
萊市口尖塚集白廟兒等處堤岸屬臨清兵備會同北
河郎中甄殿員外郎經理以內黃南樂二縣正河淤塞
及小灘上下膠淺黃廬河乙家河屬大名兵備會同北
河郎中經理以吳橋縣衝決朱官屯交河縣衝決徐家
馬頭等處青縣衝決盤古口等處與滄景二州南皮靜
海二縣及天津衛堤屬天津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
以蒙村蔡村耍兒渡等處堤岸河西務上下淤淺屬霸
州兵備會同通州郎中經理上皆從之

明穆宗實錄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隆慶初歷

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又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域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為一流水深漕便報可

明史稿

明穆宗隆慶四年二月癸亥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

言挑濬運河請發運司餘鹽銀二萬兩濟工部覆餘鹽銀係供邊之需宜量發五千兩不足於淮安揚州二府商稅及河夫椿草存留贖罰內動支詔可 三月壬申工部覆御史楊家相所陳一開河道以利漕輓謂朝陽門外故有河渠雖歲久漸湮尚可復之以便東倉之運與夫寶應湖之議開康濟河鎮江一帶之議濬淺阻填卑窪者皆通漕孔道所宜亟舉一建閘座以省耗費謂瓜州土壩剝運甚艱莫如建閘之便又境山諸閘日就頽毀宜及時修理上命如議行 四月甲子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高郵等處湖堤剝蝕請將徐州倉現貯截留漕糧二萬六千餘石移置淮南召集饑民修築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八
六
從之 五月乙酉工部覆總河翁大立條陳議處河工
錢糧三事一寶應河濱碧霞元君祠香錢宜擇府佐之
治河者綜其出入一開新莊閘以通商船量船廣狹徵
稅徑一丈六尺以上者銀五兩一丈四尺以上者三兩
一丈以上者銀一兩由儀真閘者以遞減之一濟汶以
北各湖地皆膏沃之土壤宜募民田作每畝徵銀四分
輸之工所從之 八月庚戌詔建河神祠於夏鎮梁山
各一賜名曰洪濟昭靈命夏鎮閘徐州洪主事以春秋
致祭先是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欲濬治梁山河禱於神
忽水落成渠可以通舟大立以為此神助非人力也請
建立祠宇領於有司以答靈貺故有是命 十月己酉

以運河淤阻漕舟不至詔奪提督漕運總兵官鍾遠侯
顧寰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各
祿俸半年降管河郎中張純徐州兵備副使劉經緯叅
將顧承勳各一級俱戴罪管事尋以工部言純初自北
河徙官而南尚未視事復宥之 明穆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睢寧縣曲頭等集數口兩分閃運道
百里淤重儲船九百餘潘季馴築塞決河水歸正道
儲船盡出 南河全考

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
而坡反為河時河水橫流漕舟飄損八百餘艘溺死
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餘萬石御史萬恭疏言河自

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水復湧河不得入海乃流入淮淮不能容則必衝決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科臣李貴和言河決不能轉餉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運其策又在萬恭下矣 按萬恭之策深得河性古有分上流之說萬恭專主浚下流之議簡便可行然未有幾於海運之議蓋萬恭與貴和論皆未行也 河志

馮敏功字元卿平湖人嘉靖乙卯舉於鄉隆慶四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河決睢寧繇白浪淺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

右決者七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滙爲湖曹口而上故河百餘里以南盡爲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水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土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即解衣裙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闔沙皆滿水浚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閭家口以西半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堤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

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
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戚山曹
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遙衛漕河之聞者諸經畫版
築榷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唯公行之最精
監司曹郎咸取則焉

王世貞馮公傳 敏功事再
見三見於萬曆二十年

明穆宗隆慶五年二月癸卯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劾
奏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前以
治河無策遲誤漕糧方議薄罰不宜遽使離任俾脫後
責宜罷斥以儆任事諸臣又請飭都御史潘季馴陳炯
協心共濟如運到而河尚未通則罪河道河通而運不
過淮則罪漕運戶工二部覆請上是其言令大立孔昭

戴罪回籍俟河通運完之日奏處 三月丁卯初嘉靖
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蹟於
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繇淮安清江浦歷新壩口馬家
壕蔴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徑度不過千六百
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
遂罷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
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道上以事
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欝往視之 五月壬申工科
給事中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為閘以便漕舟工部覆言
茲議行勘已久而所司莫為奏報此必徇私牟利之徒
倡言阻撓而當事者憚於改作故議久不決宜督河道

漕運諸臣刻期會勘以聞有旨從之 庚辰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以漕舟尚未抵洪入閘請嚴敕河道漕運二臣悉心經畫得旨潘季馴陳炯各務盡心幹理俾河道疏通糧運早至不得推諉誤事 辛丑巡倉御史唐鍊條奏漕運事一白河沙谷等淺僅五里淺而以轉般厚費運軍不勝其苦宜令所司及時疏濬戶工二部覆議詔允行 六月庚申工科左給事中胡禎勘視膠萊諸河及山東撫按議皆以為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為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歷三百餘里間親覩其利害也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

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集衝流積沙為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全河之用則諸水之不足恃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引用為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邊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涸枯無可仰給下流則浮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八
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於此苟率意輕動捐內帑百萬之費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臣請亟罷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人既誤而復誤後人也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八月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烱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阻狀戶部覆今歲漕船過淮獨早而入聞者十不及二三雖河流爲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憲臣督視以重國計會給事中宋良佐御史唐鍊亦以爲言得旨烱與總兵陳王謨參將顧承勳俱

停俸戴罪管事命雲南道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

九月辛酉總督倉場侍郎陳紹儒條上漕政五事一時疏濬言京口小灘等處原設淺溜人夫宜令有司從宜督治

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糧運率因元故道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淮大諸衛桑梓之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者矣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仍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穎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八
二

諸衛所舊制使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請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報可 戊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陳爌等會議漕政事宜一疏濬常鎮寧國及浙江海寧崇德等處河道仍開復練湖以濟運河之用報可 乙酉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

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為安便大畧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櫓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衛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戶部覆云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事難以盡復乞敕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即發與節省銀五

千兩為僱募海舟之資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
充備召水手之費從之

明穆宗實錄

翁大立字孺參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隆慶二年
命督河道朱衡既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頌新河
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溝引昭陽之水沿
鴻溝出留城以灌湖下腴田千頃未幾又請鑿邵家
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三年七
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賑貸
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
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帝莫
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

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
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賊騎可慮
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霪雨既久城郭不完猝有寇盜
何以備之內地可慮三也江海之間颶風鼓浪舟艦
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
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
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
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
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
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
城水溢從沂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八
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
帝嘉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
為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
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
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為給事中

宋良佐劾罷

明史稿

明穆宗隆慶六年正月丁卯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條治
運河五事一自茶城至清河五百五十里為運道咽喉
宜修築長堤增卑倍薄三里置鋪鋪置十夫十五鋪設
一官畫地而守以防潰決一自淮抵揚州一路堤岸衝
決閘座廢壞者宜令補築自大江以南抵浙江水有淺

濇者宜令疏濬一濟寧南旺閘河全藉洗汶二水宜疏
通泉源而臨清河西務等處修濬之工亦不可緩工部
覆奏上皆允行二月丁酉山東撫按等官梁夢龍等
言邇因河患異常廟堂畫策傍海通運誠千萬年經久
之圖顧今經理之急其要有四沿海城池廢墜不修不
可言備如大嵩靈山等數衛宜及時修葺以壯門戶杜
窺伺一也海運既開奸人或乘便通番宜嚴諭商民不
得輒私下海即下海者第行島嶼間不得遠泛大洋違
者許官兵擒住二也自海禁久弛私販極多欲驟革之
則海道藉其指引即縱緩之則接引之奸不可勝詰今
宜明諭商民入海者責令往回給引查銷則巡察者既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八
有所驗而私販者難容其奸三也海運既行如利津等縣三巡檢司各有沿海信地運船往來有護送警備之嚴宜復巡檢司及弓兵原額四也戶工二部覆議如夢龍等言從之 閏二月戊辰巡按山東御史吳從憲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衝流之會河潦內出海潮逆流停蓄移時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塞宜以春夏時濬治則下流疏暢泛濫自平工部議行尚書朱衡河道漕運各都御史及時勘議從之 壬申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會勘泇口河議以為不便乃言泇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泇口鎮又涉蛤鰻周柳諸湖乃達邳州直河

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礪石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縱鑿之湍石不可以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雖可築堤然可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要其施工又自有序夫與其煩勞厚費以開泇口之河孰若時加修防如期償運保百數十餘年之故道疏上詔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履勘以聞 三月辛卯工部尚書朱衡條陳經理北河八事一復舊葺山東徭夫七十餘名接興河工一復夏津魚臺二縣管河主簿隨時看守修葺一清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八
查馬場湖南旺湖南陽湖蓄水以濟運河之涸南旺西
湖安山湖洩水以宣運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一呂孟
徽山張莊諸湖爲山東滕嶧山水之會宣洩無路衝溢
稅地損傷堤岸乞建二閘以洩積水一築馬家橋東岸
石堤一河南解州船納稅於呂梁洪殊爲不便乞改納
於徐州洪一管河官不許差委以妨河務一修河築隄
椿草錢糧積年逋負乞嚴有司之罰每於年終聽河道
官開數具奏詔如所擬 丙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
沐言國計之有漕猶人身之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
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
無滯邇來事多滋弊兼以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

復議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
子知之然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
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窟
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
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
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
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
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
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
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人都秦右
據岷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宋人

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而南通大海以為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為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為河運入閘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梢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邨濬所憂不可散也若我朝太

平熙洽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衡也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閩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為患詎直今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失利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

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中堂閉則可自防
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係天數臣豈能逆觀其
必無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
采擇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言海運旣行宜定撥
額糧以便徵兌除隆慶六年已有缺船糧米足備支用
以後請將淮安揚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
五十石盡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
遇有災傷改折則更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言漕
運二十餘萬通計用船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
猝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其合用料價一十一
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

價并浙江湖廣本年折糧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
不足以撫按及巡鹽衙門罰贖銀兩抵補一議官軍言
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大台温等二十四衛責令撥軍領
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
扣解糧銀添顧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
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什物即將河船免運軍丁糧
銀扣解置辦一議防範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
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
剥言糧船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用剥船轉運至壩
每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九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
陸路起解聽各督糧官收候應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

險比之河運不同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私貨八十擔
給票免稅以示優恤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
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
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四月戊辰巡按直隸御史張
憲翔疏劾管理河道主事詹世用失時不修閘壩及招
集客舟壅塞河口以致漕艘漂損諸罪狀得旨世用降
三級調外任 已卯吏科都給事中雒遵言南陽魚沛
之間開濬閘河淹沒民田者數千畝往者雖有蠲賦之
令而有司旋復徵稅又督責徐邳諸郡逋負甚亟民何
以堪請賜民數年租稅及緩征逋賦以廣軫恤之惠戶
部覆用其言 五月丙戌工部尚書朱衡及河道漕運

諸臣會議瓜州建閘事宜有五便詔從之 戊申工部
尚書朱衡等奏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
水患大為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
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則宜多方以
守之因上議夫役議舖舍議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河
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
一舖計屋三楹四舖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其期以
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上堤九月十五下堤願攜妻
子居住者聽疏上得旨允行

明穆宗實錄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十九

運河水

朱衡字士平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四十四年進
 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
 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理
 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
 所開新河故址尚在乃定議開之築堤呂孟湖以防
 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濬舊渠便議與衡不
 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馬家橋堤以
 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漕濮副使柴涑重繩
 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

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黃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

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行諸閘不煩啓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儻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

明史稿

六年侍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於花園港開渠長六里有奇其年冬閘成一名廣惠一名

通惠於是五總船始下壩

南河全考

隆慶六年六月己巳

神宗已登極矣

督理河道工部都水司使署

郎中事主事陳應薦奏挑挖海口新河工竣河長十里有奇闊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凡用夫六千四百八十九名支米九百六十七石八升 己卯工部尚書朱衡疏報徐邳等處河堤工完并請寢泐河之議言泐口河開鑿之難有三一則葛墟嶺開深之難一則良城侯家村鑿石之難一則呂孟等湖築堤之難先是漕河淤塞損船傷米臣思前河臣翁大立請開泐河以救燃眉之患今漕河通利徐邳之間提高水深使歲加修葺之工自可無患固不煩別為建置況公帑空虛支費不給瀕

河生靈從事徐邳之役勞者未息呻吟猶聞揆之時勢誠所弗宜 庚辰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兌完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四月到灣永為定例從尚書朱衡議也 壬午派魚沛南陽留城等處堤木河木於各州縣仍給前築堤沿關河所占民田價值又以獨山微山呂孟等水櫃有傷民地蠲其湖米 七月丁亥初通漕運於密雲尋復密雲漕糧五萬石先是總督侍郎劉應節等言塞備以儲餉為急軍需以漕輓為便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若天開以便漕者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故剥船自通州而上者亦至牛欄山止若至龍慶倉從陸輸輓軍民艱苦之狀

水次露積之虞難以悉狀今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水
不二百武前於城東北業築三合土堤障水防城近有
疏渠於上填壩於下邀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漕深便剝
船可達密雲無碍漕渠旣通漕額宜復 八月戊寅工
部言南旺三河等處三年兩挑正月興工二月告完旣
據河臣萬恭等議糧運旣早則明春大挑之日正來年
運行之時擬改九月中興工十月依限告完挑浚之時
惟進冰鮮船隻設法前進其餘俱暫停止且言大挑莫
便於秋冬莫不便於春間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旣慮風
濤又稽程限不便一均役更換夫役未集追呼號召每
至愆期不便二春事方殷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

安不便三青黃未接室如懸磬頭會箕斂工食艱窘不
便四堅冰初解時尚嚴寒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
力不便五如今改擬則回空已盡築壩流絕疏浚一完
藉冰封閉春融凍解溯流無碍則新運便舊夫未更按
冊可籍正役者不勞再籍僱役者無事更張則徵夫便
秋事完成農多暇日旣無私慮自急公家則民力便今
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斂則工
食便天霽秋清氣候涼爽河鮮沮洳鋤鍤易施則用工
便上是之 十月己未先是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煥疏
論總督漕運王宗沐六月內飛報海運米十二萬石於
某日由淮安次天津抵灣粒米無失比聞人言嘖嘖咸

謂海運八舟米三千二百石忽遭風漂沒渺無影響宗沐蓋預計有此令人齎銀三萬兩糴補臣思宗沐受國家財賦之託銳意此事意非不良糧船有失據實陳乞未為不可何至粉飾觀聽大臣實心任事之體當不若是米可補人命亦可補耶當今之行海運譬北方之種稻始必樹藝少許以試地利何如而漸次為之可也若不論南北之高下寒燠菽粟與稻並樹則雖三尺之童亦知稻之所獲不如菽粟之嘗多矣河運之與海運其經取久暫之宜殆亦類此來年倍加米數一節乞敕該部從長計畫疏下戶部覆言先該科道請叙海運之功臣等謂萬世之利在河一時之急用海繼因漕臣議增

海運二十四萬臣等謂海道風波難定但當習熟此路以供緩急不必加增今煥意畧與臣等議同至言漂沒糧石發銀買補臣等不意宗沐之明達弄巧成拙至此但事出風聞難以深求而首事勇敢之臣可以情恕以觀後效萬曆元年為始海運止以十二萬為則候數年之外另行裁酌宗沐亦疏辨臣固知駭見之難諧俗成事非易可居然不意乃懸空妄傳若此使臣有一毫不誠但為身計則按守舊規可以畢事何必更端革故力舉海運自添一事以致彈射也況海運人船募數省之人發行經數月之久按歷涉三省之途其同事而不可欺者各省撫按十數人沿海守令及護行守備等官百

餘人官軍水手三千餘人使有沉溺豈待言官今日始言三萬出之淮庫自有卷籍人船出於僱募各有貫趾乞敕戶部會同法司行巡按御史查核疏亦下部 十一月丙申河道侍郎萬恭奏議河夫工食言二洪開溜淺夫山東東兗二府額一萬二千七百餘名每名工食一十二兩歲該銀一十五萬三千餘兩江北淮揚徐三府州額五千三百餘名工食八兩二錢歲該銀六萬四千餘兩各椿草銀不與焉在銀兩視舊額俱已增加在戶夫視今編悉已安便然漕糧朝廷之命脈漕河朝廷之咽喉當以朝廷之力治漕不當以瀕河之民力治漕今運道工役十倍於前民力凋敝十倍于舊竭疲民以

事弊河亟宜改轍查舊議單有兌運所折耗銀有剥運所省脚價近新建瓜圃又有所省過壩米三項歲不下十餘萬兩若悉給發以治河道可減派各疲弊府州之半工部言耗米銀後改徵本色給軍脚價除扣修通惠河餘解太倉濟邊惟有過壩餘米可歲給河道少助夫役工食報可 甲辰漕運總督王宗沐奏辦海運漂沒事乞回籍聽勘戶部以漕運在邇請敕宗沐矢心任事仍照原議習熟海道脩一時權宜之計從之 庚戌河道侍郎萬恭條奏河漕事宜四款一嚴遲速之令黃河伏秋水高運船所避宜令江南糧儲道各督尾幫遵限過徐州洪勿至與怒河鬪三月過洪者以上勞叙薦四

月過者次之延至五月後者議罰因而遇水漂沒者從重擬議一別遠近之宜南北河道迴殊到灣之期非可槩定宜令各省運船不過閘者限二月到灣過閘限三月過閘又過黃者限四月過閘過黃又過江者限五月巡漕御史按限期行殿最焉一專兌運之權今議早運徵發期會急如星火監兌部臣無殿最之權有司慢而軍衛易又轉求督糧煩難兌運必致愆期宜照浙江例各省俱以御史帶理兌運則官與軍民俱便一順官民之情江南山谷州縣仲冬水涸不可以舟迨水發時兌運已緩宜從其便齎銀至會城市米候兌但責早兌不必問所從來農末相資官民相利兌運自早過江過淮

入閘抵灣自然如期疏下戶部議覆惟監兌部臣照舊恭又言春間大挑待本年之運者累朝之舊法秋中大挑待來年之運者皇上之新規今南旺一帶及三河口諸處河道九月興工十月竣事但臣所治者河耳使運船不速至將焉用河明歲全運四百萬石計船一萬艘須以正二三四月盡數過洪遠避黃水計每月當過洪入閘者二千五百艘每日當八十餘艘乞敕各糧儲道如期督至庶河有實用疏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元年正月乙巳河道侍郎萬恭奏創建瓜洲二閘工完免挑盤僱剥之苦因叙郎中吳自新及道府諸臣勞績恭先又檄浚蘇松常鎮一帶河道建三汊

河東水吊橋自是吳浙之運可與江西湖廣徵發相同
因言瓜圃既成商船由壩者可去險就安應比照儀真
事例一體抽分疏下工部俱覆行之 三月壬寅河道
侍郎萬恭奏江南糧運開幫期於歲十二月在江楚長
江大河則可至若湖浙之舟阻於京口閘必待季春開
閘方可開幫今年早運者實由臣挑浚京口所致顧事
必專官而後善計必遠慮而後成江南河道水利原設
有都水司郎中一員後革郎中令兵備道帶管權阻於
遙制力分於他務三江運道遂至湮滯今宜比照惠通
北河南河事例復設郎中駐劄鎮江以其餘力兼治三
吳水利工部言三吳水利積弊已極非工部郎中所能

任已責成應天巡按督理其京口閘挑浚事務仍舊分
責各道而亦統領於督臣便上從部議行之 戊申令
昌平兵備僉事張廷弼疏濬鞏華城外舊河廷弼原勘
河通可省陸運費歲八千金及運船至而淤塞不前究
運司官楊可大以爲言戶部奏行廷弼速濬之 四月
辛未河道侍郎萬恭奏事莫善於法祖法莫病於因循
今年之運既得以善其終明年之運不可不慮其始祖
宗以四百萬之糧兌近萬之淺船豈不知滿載省舟之
爲便而爲是經年造船紛紛者以閘河故蓋南旺運河
之脊又得全汶之利故每船可運四百石然夏旱則汶
流微又不敢過四百石特爲淺船之制底平倉淺底平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九
八
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爲限淺船用不得過六掣今各省不務遵原運而務搭原僱船有三害搭運有五害皆足以病河道今年賴皇上主持諸臣竭力上水諸淺深皆四尺至七尺旱枯之時幸不敗事然終非全算乞敕該部勿以目前幸濟而忽遠圖勿循今日弊端而廢祖制務足近萬之額船載四百萬之額糧盡復入水不過六掣之舊制令船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其僱船搭運坐困之弊一切痛革部覆從之 乙亥工部請建復淮南平水閘與淺船淺夫及建天妃廟口石閘修復境山閘從之儀真建平水閘二座江都一座高郵十座寶應八座山陽二座凡二十三座座三百金自

儀真至山陽有五十一淺淺設撈淺二小船船七金淺夫十名天妃口大閘一門除堪改廢閘石料仍用二千五百金境山舊閘五百二十金凡費工料一萬餘金悉聽河道便宜酌處不煩請發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浚勤則河愈深而堤厚建天妃閘則時閉時啓而省挑浚修境山閘則有留有接而省盤剝旣禪運道且資民生議發於恭而衡覆行之誠萬世之利云 五月乙未開通廣西府江水陸諸路 已亥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請申飭運務二事一濬河渠以利邊運言王家淺銀魚廠一帶河道淺澀難前宜令挑濬深廣堤岸卑薄者修築高厚一造官船以便民運言白糧民船大小參差橫

塞河道宜依漕船式樣打造官船下戶部 六月辛酉
戶科都給事中賈三近奏往因運渠梗咽當事者議復
海運悉心講畫法非不周然風濤險阻終屬可虞所以
歲運祇限十二萬石意正爲此今聞海運至山東即墨
縣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衝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
漂消正耗糧米幾五千石淹死隨軍水手十五名臣因
此反覆其事海道之勢與河道異河道之可恃者常海
道之可恃者暫特數百艘行數千里巨浸僥倖於暫可
恃未有無虞者也海運畏途當時建議者計出於不得已
始既以不得已議行則今當因可已以議罷近漕渠
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據今年江南諸艘入閘

最早即更加十餘萬何有焉世有夷途安取九折坂人
有參苓薑桂可以攝生何試命烏附以苟萬一乞敕詳
勘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盡入河運時巡
倉御史鮑希顏山東撫按傅希摯俞一貫疏俱如三近
指疏下戶部議停之 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
撫馭山東島人教習海運船卒以避風險旨下該部
七月丁酉山東按察使兼右叅政潘允端條陳軍民二
運事宜一議建轄以速糧運凡沿河管河官員乞聽臣
兼攝庶便督責修濬及時運船不至淺閣部覆如議行
戊戌工部覆御史田樂疏言四府所屬州縣頻年水
災昏墊已極蓋滹沱黑洋白溝諸水會合經行之地下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九
流壅塞輸洩無路一遇暴漲則卑窪漫渚方數千里田
產被其覆沒臣等請勅責成二處按臣蓋水之瀦處多
在順河二府水之出口多在真定所屬利不必出其土
害不可委於隣令踏勘被災地方下流阻滯作何疏通
上源泛濫作何約束應挑浚者浚之應堤壩者築之故
道可復則復橋梁可建則建苟有利於生靈宜無分於
彼此合用夫役錢糧及淤出地土錢糧應否加派滄占
田產賦稅應否蠲豁嚴限具奏請自上裁報可 八月
丁未工部奏今歲河道通利糧餉早達乃聞茶城於八
月內淤淺致回空糧船阻滯不得南還者數千隻回空
之船既遲則新運之期必愆今須晝夜疏利方保不誤

兗事且茶城之淤歲甚一歲宜照舊說於境山上下高
建一閘沙灌則閉而避水積則放而衝至於徐邳一帶
堤岸逼近河身土疎浪高今秋房村之役方合迅決可
為明鑑宜照原議再築遙堤凡一應河防事宜務兼聽
集思紓謀遠慮求建長治之策勿苟目前之安報曰運
船淤淺至數千隻明年糧運必致有誤便行與萬恭上
緊設法挑浚毋慕虛聲務收實效 工科署都給事中
朱南雍叅河道侍郎萬恭言防河甚於防邊為河臣者
事必預報廟堂方可據以處分功必實圖國計方可藉
以利濟臣備詢河務咸謂茶城淤塞二十餘里萬恭起
夫數萬挑浚罔效回空糧船數千阻泊於上河者不下

五十餘里幸黃水旁衝小溝恭督軍民拖拽空船從小溝出日不能七八隻正河仍未開通今據恭奏河通於九月十二日距恭具疏纔五日耳縱神運鬼輸安能於五日間盡回數十里糧船始之失事既屬隱蔽今之奏詞又屬朦朧彌縫一時之失職僥倖後日之成功且不圖目前之難而談古法之沿革不虞上流之塞而計下流之淺深恭蓋曰河道通塞自古已然下流俱深一淺何害又何莫非掩過倖功之心夫今歲南回之空船即明年北上之重船使茶城一日不開則空船即一日不明年之運將有欲早而不可得者乞敕令萬恭戴罪管事悉心河務以贖前愆工部覆亦罪恭下嚴旨切責

之 甲寅江西道御史盧明章奏開濬河道事宜一曰詳踏勘一曰專修理言順保河真巡按岐而為二兵備分而為四勢既不相統屬議自不能通融其兵備及州縣正官方在開濬忽令遷轉不惟本處工程不完即上承下接均有不便功何由成宜差司官一員駐劄通中地方同各州縣正官細加踏看預定河身凡千係開河兵備州縣正官及承委官員俟工有次第方得循資遷轉工部以司官權輕仍守前議而請停遷各官以便責成上是之 辛酉工部奏明年春照例挑浚天津衛海口新河恐礙運艘也 九月庚寅戶部覆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議覆遮洋總言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

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尚留遮洋一總原有深
意至嘉靖末給事中胡應嘉建議裁革并入山東江北
諸總前制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有識者未
嘗不扼腕而歎近因河道淤阻當事諸臣復起新議勞
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諳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
總即改海運把總為遮洋把總領兌河運北糧仍知會
兵部海汛有警暫調海口為狼山聲援從之 十一月
壬午河道侍郎萬恭奏江南運道延袤八百餘里每歲
夏初開運河水充溢運道無虞今改於年前十二月開
幫正屬各河淺滯諸壩斷流京口封閉之候挑浚工費
動以數萬計仰給於導河銀是以杯水救車火且病農

派夫於丁田則病民借辦於舖行則病商取給於協濟
則病隣俱屬偏枯非久計也查江南漕運幾二百萬石
每石舊帶徵催船脚米七升近瓜洲建閘運船徑抵水
次交兌此米遂蠲宜仍每石徵一升歲折銀一萬兩查
各府河務輕重分發收貯名曰運河銀凡運漕渠挑淺
築堤建閘修壩催募夫役買辦什物一應工費悉於此
項動支應用分毫再不干擾農商貽累隣境以瓜閘所
省江南之費為江南運道通融之用似為長便下工部
覆行之

明神宗實錄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山東
左布政使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

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旨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

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阻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人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糶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辯求勘詔行前講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起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

明史稿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於南工部尚書宋禮宣勞於北禮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

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兩河
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閘十七三南注豐
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閘二十一禮沒後至萬曆元年
總河萬恭追頌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孫入監
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令
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湧幢小品

卷第一百九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一百二十

明神宗萬曆二年六月丁未調河南左叅政馮敏功於
山東 七月癸巳吏部候選歲貢生員許汝愚上言東
南運道水勢之澀莫甚於丹陽地勢之高莫甚於夾港
國初於此置爲閘者四曰京口曰丹徒二閘居上以防
三江之易涸曰呂城曰奔牛二閘居下以防五湖之易
洩自丹陽起至鎮江蓄爲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干曰杜
墅以濟漕河之用遂免海運之艱以故四月交兌五月
過淮維時雨澤大降江潮盛行不假湖水亦足以濟歲
久延襲居民侵爲田畝焦杜二湖俱爲平陸僅存練湖

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今改爲十月臨倉雨澤既少江水枯落不免剥淺纔數十里之區有閘三四月而不得盡達於江者雖添設僱運枉費推挽而開河之議起矣夫夾港兩岸高者數十丈而河僅闊數丈許下之開鑿愈深則上之坍塌愈速頻冬役民以浚之春來淤塞如故年年興此大役民何以堪爲今之計莫若修三湖之故址就四閘之完基蓄洩以時下修呂城奔牛二閘以時糧運之入上修京口丹徒以時糧運之出况乎上流既溢則奔牛而下又何不通之患哉破此說者必以淹沒民田爲辭不知前此占湖爲田今仍舊修葺非廢田以爲湖也即欲補此數頃之田則沿江一帶新漲

常稔洲田無慮千頃民方爭佃構訟不息其皆隸於丹徒以此相易不亦可乎年年官司欲興水利輒爲豪富破壞遂以湖淺河長爲解試併修三湖而於丹陽水關下板則河如此其長湖亦如此其闊寧有不足之理此皆上下習見而緘口不言則利害之心惕之也工部覆行彼處撫按踏勘具奏從之 九月丙子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佳言茶城黃淮交會數千糧艘皆由此一線之路如數十里之茶城一淤即有計疏通無救旦夕查得先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欲從子詹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另開新河置舊河於堤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而波濤可避良爲得

策但稱由梁山之下張孤山之東南花山之西新衝河形南出戚家港會於黃河亦可通舟因勢利導就下爲川頗與原議稍異宜令總理河道等官親詣茶城踏勘從之。閏十二月乙未議查濟寧汶上二湖舊界總理河道傅希摯勘請湖地高者准令佃種分等徵租低者照舊蓄水濟漕嚴禁佃戶不許曲爲堤防侵那疆界工部覆言委於國計民生有裨但照先原任尚書朱衡稱支河新河之身堤基皆係民間田地合將昭陽湖官地及淤平舊河准令對畝給業免其納稅以河之棄土補河之占地亦可舒濱河失業之困應行併議從之。

實錄

明神宗

漢唐以前至春秋戰國大江由六合遡邗溝取道於高郵寶應諸湖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漕俱由邗溝而苦淺阻陳平江乃堤揚州以及於淮西遏諸湖之水遂匯爲一湖港相通三百七十里達於黃河餉道大通邗溝遂絕今不必泥古妄圖恢復惟濬之洩淮則可。高郵諸湖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歲苦溢乃於東堤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閘下爲支河總會於射陽湖鹽城入海歲久悉湮弘治中乃開儀真閘苦不得洩治水者歲高長堤而湖水歲溢隆慶初水高於高寶城中者數尺每決堤即高寶興化悉成廣淵隆慶六年萬曆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堤又加

建瓜洲閘併儀真閘為二十三湖水大平淮漲不能過
寶應又復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堤舊制初建
瓜洲花園港通惠閘得故金焚韓世忠船板改廣惠
閘又得故閘基椿石椿大四圍基因之則花園港故
閘道也而或恐二十三閘洩高寶八百里七十二河
之水欲閉瓜儀蓄諸湖利餉道誤哉。各湖水南注
者儀河窄而淺瓜湖廣而深余懼瓜之奪儀也乃於
三汊河建揚子橋橋口如閘制以節束之儀湖不病
淺矣而瓜閘江潮近六十里則早至而遲落更便於
儀閘鎮江截流官舫徑趨江都真州省續食征夫之
役又利儀閘云 高郵湖弘治三年白公以七十餘

萬金成康濟河商誠便也第不當東繞圍民田一萬
八千畝康濟與湖通水如城田若孟不得已於月河
之底沉三涵洞穿月河而東洩船行洞之上方未七
十年松板洞室不復能穿月河水匯田中是老堤之
東又益一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哉老隄如綫
浸萬頃中八面受敵而大堤壞中堤故卑薄大湖擁
田湖濤擊之而中堤壞二堤俱壞則康濟東堤直弱
繒當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固老堤塞金門決
康濟涸湖田乃循老堤之東去十丈為之東堤一護
老堤一成月河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船萬世之
利也 寶應湖堤袤三十里軍民船由湖中西風大

作歲溺湖中以數千人運之險道也今爲東護堤如
議高郵新月河之制東堤成則月河成一舉兩得之
計了此不過十萬金耳省中堤故也視白公縮費六
十萬金歲加修築可保數百年無事謀國者各有見
乎 天妃口自陳平江開清江浦六十里由此入黃
河官民便之嘉靖中黃水泛入清江淤河臣費十萬
開新河以北接於淮其說以爲接清流勿接濁流可
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水盛則西擁淮
流併灌新開河夫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若淮黃會
於新開口是二淤也乃歲役千夫濬淮黃交會之淺
而患愈博矣余於天妃口建石閘直出黃河黃水盛

則閉閘謝絕黃水以杜淤黃水落又啟閘以利官民
新開口勿濬可也新河焉用哉 夏秋高寶諸湖水
溢瓜儀二閘宜洞開之 高寶諸湖今建平水閘俱
引支流入射陽湖注於海正道也而鹽城范公堤有
入海五道今湮其四下流不疏此高寶興鹽之多水
患乎 夏鎮新河馬家橋之左呂孟微山諸湖夏水
泛漲外傷漕堤內淹民田者徐州七分滕縣二分嶧
縣一分公私未便也余自北堤漸家壩至鐵河止開
水口建石閘宣洩湖水以左出民田右濟漕河而夫
役以履畝出之二年乃成 泇口河從馬家橋入微
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於利國監經蠓蛤柳諸

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可堤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嶺皆數十里頑石不可鑿二也礪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沭河即不治徐邳河尤可萬一沭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梁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也况未必成六也治沭河策宜永罷之糧運盛行運舟過盡次則貢舟官舟次之民舟又次之閘乃肅汶水微而南旺析七分北濟張秋東昌臨清三分南注濟

寧南陽夏鎮是北濟者道近分數多南濟者道遠分數少則恃呂孟昭陽等湖也故運盛行則濟寧而上發蜀山湖南陽而下左發呂孟諸湖右發昭陽湖以濟黃家閘勢不得不汲汲矣夏鎮新河萬世之計也往閘由南陽穀亭沽頭沛縣出留城地勢太卑視南陽以上高下相懸各閘水峻故多淺又昭陽湖在其東黃水每踰漕趨昭陽故閘河多淤隆慶初朱少保開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里地故聳與南陽等置新閘焉舊閘多沉水中漕水大平不患諸淺第三湖口受沙薛二河之水夏秋水發流沙入漕為梗乃於二河上源為皇甫東邵諸壩遏二河入微山諸湖即

沙入湖中若石投水新河無沙患矣石堤累累如墉
柳陰依依若茨樓船月夜簫鼓中流百里湖光萬頃
金碧蓋不讓西湖蘇堤焉 南旺分水河每年汶水
大發則流沙及新河三河口沙薛二河水發則流沙
舊制三年二挑俱正月興工三月竣事是治本年之
河爲本年之運者也倉卒周張今運期早蓋二月有
過南旺者矣則挑期亦宜早故隆慶六年改期大挑
是治頭年九月之河爲次年二月之運者也餉道遂
大利焉故糧務舊以冬兌而夏開幫兩年事也今則
冬兌而冬開幫合之而爲一河務舊以春挑而夏行
舟一年事也今則秋挑而春行舟分之而爲二或合

或分百世不能易矣 兩河大挑有五不便有五便
舊以正月興工二月竣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
慮風濤復稽程限一不便夫役年終徭役更換舊役
已滿新役未來二不便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
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接青黃室如懸罄頭會箕歛
工食艱窘四不便堅冰初解時尚嚴凝驅之泥淖之
中責以疏鑿之力五不便若改期九月興工十月竣
事則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甫完藉冰封閉春融
凍解河即有待是新運之便也舊夫未更按冊可籍
正役者不勞於再籍僱役者無事於更張是徵夫之
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是民

力之便也新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
易於徵斂是工食之便也天霽秋高氣候清爽河鮮
沮洳鋤鋪易施是用工之便也略見實錄天津逆入白河至
張家灣源出密雲山後諸流五六月水漲則流沙三
四月行舟輒膠非無水也蓋頭年漲漫沙平河闊則
淺耳余復夫老如大挑故事歲濬之以待次年春夏
之運運畢水溢流沙復平九月復濬以待蓋歲工也
創瓜洲上下二閘及開花園港六里買石僱夫費
河道銀萬金有奇亦萬世之利也焉論費 瓜洲上
曰通惠閘下曰廣惠閘青石市諸蘇州麻石市諸上
元閘匠取諸夏鎮丁夫募之江北經三月而後成排

萬口而始定議百年而方興難矣哉 南旺大挑舊
制壩南北而絕之流舟楫弗通余先為之南壩偪汶
盡北流而挑其南北舟悉艤南旺而待南挑畢余又
為之北壩偪汶盡南流而挑其北乃決南壩舟順流
而趨於黃河此濬淺行舟兩利之策也 植柳固堤
六柳之法盡之矣然必立春前所植交春後則生氣
動多蟲嚙之患舊制不活者罰銀錢余念貧夫安所
得銀錢第一株罰栽五株耳而柳益衆自張家灣以
及於瓜儀循河二千餘里萬曆初植至七十餘萬株
後來者踵行之則柳巷二千里捲埽者有餘材輓運
者有餘蔭矣黃河堤同 山東濱東海水盡東注海者勢也

逆水而西以濟會通河始於元然其時主海運海運
為寇所扼則治賈魯河而元因以亡是元人不得會
通河之利也宋少保禮於永樂九年因元舊始開會
通河五百里然非述者蓋作者也夫元人因山東之
泉悉入汶河又以汶河雜洗洗併泗不能勝東注則
為堽城壩截汶會洗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州之天
井閘而分水焉蓋以濟寧以南截諸淮安入海濟寧
以北截諸天津入海云耳不知陽穀壽張之交地勢
聳於濟寧數丈而可倒使北注如尉遲敬德武德七
年之訛事乎夫敬德為盧龍節度使一鎮之餉耳嘗
試為之也而元以全運餉上都而又可襲訛嘗試乎

宋康惠弗之是也乃壩戴村過汶西南流入於南旺
據陽穀之脊而分水得之矣然併諸泉而歸諸汶是
也汶水盛發勢不能攻戴村壩則從戴村之東龍山
之西攻開名曰坎河口注鹽河以復歸於青州故道
而山東水復東傾蓋九分東注特一分折入南之安
東北之天津餉道頻年幸河不乏絕隆慶六年余以
主事張克文言循南旺百里而上歷戴村壩壩故堅
汶不可破也又東數里為坎河口東北注若駛余顧
張水部曰何縱汶曰歲堤坎河口歲敗亡益也余顧
東龍山彼有亂石盍取石灘坎河之口里許若天成
平水焉汶溢則縱之令還東注面目汶平則留之令

全汶西南注以其七北灌入天津之海又以其三南灌入淮安之海是因勢而鼎足分之者以坎河灘故也遂灘坎河口萬曆元年漕大利嗟後之人使會通河可廢則坎河口請勿灘如不可廢治水者尚慎旃哉尚慎旃哉 宋少保禮河南永寧人永樂初治會通河先是國朝都金陵餉道悉仰給於南江右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而金陵據舟楫之會而灌輸焉置餉道弗講永樂中治北京上供百官六軍悉待哺於江南之稻梁永樂初治海運運艘兩浙自浙入於海吳會自三江入於海湖廣江西自洋子

江入於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於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於海皆會直沽達於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遡白河逆於張家灣輸上都而舟溺亡算計臣曰海道險不可運乃令江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上都而車費亡算計臣曰陸道費不可運少保乃請治會通故道顧元末鼎沸不暇治餉事故道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為平沙公乃究尉遲公之舊跡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為堽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寧濟寧今天井閘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

津而南旺地特聳濟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
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
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盍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
洗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於天井北
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保乃造梁室汶
之入洗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
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淺船約萬艘
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徐州至臨清幾
九百里直涉虛然爲罷海運河成會北京建宮殿五
敕公採大木六十四卒於蜀乃以餉道統屬平江公
平江居河上三十年功多在淮南而會通河則仍少

保之舊平江以帝姻且久河工昭景鑠而少保自蜀
葬於永寧曾學士祭表墓又不著河工子孫皆微爲
庶人又不克揚先人之烈弘治中僅僅廟食公南旺
足矣白英尤泯不聞悲夫隆慶末余治水歷戴村遂
灘坎河口披楚茨涉流沙謁白老人之廟則棟撓像
頽冠平定巾老人已爾返謁宋公祠則淒涼古舍中
工部尚書已爾亡有贈謚蔭叙余以聞廟堂悲之乃
贈公太子少保謚康惠蔭一孫入監讀書而英亦給
冠服英之後世冠帶老人而國家所以報開河元勳
者備矣無已則必如平江例乃同勳同賞乎而況少
保有明堂之功亡獻舟之過也 閘之啓閉宜以水

爲則不宜以日爲則水盈板而不啓則溢不及板而啓之則洩視水而疏數焉可也 兗州府有泗水穿城而過之西注于報功祠自濟寧左而會汶水由長溝東注於報功祠自濟寧右而會則任城固一都會也故建國最久泗水故道多堙水溢則經兗府東潰金口堰而南出魯橋豈徒少濟六十里之運且導洩兗城之氣而絕任城之青龍水又不利於商船之泛兗府者萬曆春余築金口導泗流一貫城一遶城北濠而皆會於天井焉 閘有三叢石爲之有龍門有鴈翅有龍骨有燕尾曰石閘漕長恐水之洩也則木板爲之視漕之廣狹而多寡焉中留龍門十有八尺

遇淺則施深則否可導而上下者也曰活閘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爲之壩以留水與河接也龍門如制曰土閘皆濟石閘之不及也 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河之口數重閘水爲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迴即深留一口牽而上遞相爲塞障而壅水也命曰船堤是以船治船者也 閘漕下流通河者必留一淺長數丈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棄之與啓閘等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閘漕一里藉令舟滿漕可容九十艘舊制魚貫三十艘而過之余令之九十艘盈漕焉漕盈則水溢且上閘之水不得直遂也而善停蓄水可逆

灌上閘矣此以漕治漕者也 白河天津至通州凡五十九淺有淺夫以濬淺有堤夫以築堤百八十年堤夫猶故也而以淺夫爲引舟夫者誤余爲之復舊制云 河道夫役以類從焉一曰堤夫若高寶邳徐閘崖從事筰鍬修築者是也二曰淺夫若高寶湖之用船覽閘漕之用五齒爬杏葉杓水刮板者是也三曰閘夫若諸閘之啓閉支篙執靠打火者是也四曰溜夫若河洪之拽溜牽洪諸閘之絞關執纜者是也五曰壩夫若奔牛之勒舟淮安之絞壩者是也而今白河以淺夫改爲引夫高寶以淺夫併爲堤夫失制久矣今悉改正之 淮南建閘舊取石江南綱運殊

爲勞費不貲萬曆元年高寶諸閘余令石工鑿徐州山第給匠氏之餼耳而令回空糧船順載之每歲約回空八千餘艘每艘載石者三則每歲當得石二萬四千可建二十閘矣勿勞舟費勿擾商舶便計也而何苦江南之官民爲 國家造黃冊之法若奇零不可窮詰且滋弊藪也爲之法曰逢三丟逢七收蓋如以分計者如遇三釐則損之爲一分如遇七釐則益之亦爲一分善數也今乃推之以至於不可盡之數吏緣爲奸余令估河工堤如百丈者止於尺千丈者止於丈萬丈者止於十丈銀如百兩者止於錢千兩者止於兩萬兩者止於十兩糧如百石者止於斗千

石者止於石萬石者止於十石榮灰如百斤者止于
兩千斤者止于斤萬斤者止于十斤假令不盡奇零
則三丟而七收之分數明吏弊絕黃運兩河
估計皆同瓜儀天妃
各開啓閉不定期限以江河消長為候如江河消則
啓板以通舟悉令由閘使商者省盤剝之艱如江河
長則閉板以障流悉令由壩使居者得挑盤之利若
水長閘閉願候水落由閘者不强之使由壩水消開
啓自願過壩者亦不强之使由閘則閘壩俱安商民
兼利 閘河水櫃凡八 一曰馬場湖隸濟寧周四十
里有奇俱水占可櫃不可田 二曰南旺湖隸汶上周
七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三百七十四頃六十畝可櫃

者一千六百七頃八十畝 三曰蜀山湖隸汶上周長
五十九里有奇可田者一百七十二頃可櫃者一千
五百三十九頃五十畝 四曰馬踏湖隸汶上隆慶元
年均地踏丈陞科者為官占不經陞科者為民占可
櫃者無幾方稽核而未報也 五曰大昭陽湖隸沛縣
原額五百頃可田者三百九十七頃可櫃者一百三
頃 六曰小昭陽湖隸沛縣原額二百一十八頃有奇
可田者一百八頃可櫃者一百一十頃 七曰安山湖
不可櫃 八曰沙灣湖可櫃夫可櫃者湖高於河不可
櫃者河高於湖故也 然而昭陽可櫃不能大濟蓋洪
溝之出涓涓耳無足恃也 若獨山赤山微山呂孟原

非櫃也新河障田成湖而馬家橋諸口決之大濟運
無櫃之名有櫃之實盍捐田稅毋病民而櫃焉以益
運乎余蓋嘗請之不報 運河之存也以堤堤之固
也以民自張家灣南迄瓜儀延袤二千四百餘里河
臣鄙懼民居之毀堤也而逐之余大召民之居堤者
與約法三章耳商賈輻輳者為上堤歲輸地租如例
民集而商賈不停者為中堤三載量征之若野曠民
稀者為下堤直令世業也永勿征蓋半稔而來者三
千廬焉循是行之則二千四百里間童叟往來木樹
掩映舟行兩堤之中亦天下之至安至適也已是全
堤也焉用逐 通州至天津為淺鋪者九十五鋪設

淺夫十名小甲老人一名每歲水溢沙平則濬之是
歲工也百七十年河臣以淺夫為引夫有司革淺役
為民役白河之不治也久矣萬曆元年復之

治水筌蹄

卷第一百二十

